

引用格式:张正峰,张阿曼.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时空变化[J].资源科学,2020,42(2):207-216.[Zhang Z F, Zhang A M.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of counties in China and historical chang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2): 207-216.] DOI: 10.18402/resci.2020.02.01

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时空变化

张正峰,张阿曼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全国尺度下以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除外)为单元,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探索其空间分布和变迁规律,不仅可以丰富乡村发展的实践研究,还对因地制宜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年和2015年为研究时点,以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依据,将中国县域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以及均衡发展型4种乡村发展类型,探讨各乡村发展类型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类型转换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年与2015年,中国均有50%以上的县域属于均衡发展型,其余类型按照数量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对比两个年度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数量,占比都没有大的变动。②2000年与2015年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呈现不同的区域分布规律,15年间,4种乡村发展类型的分布都呈现出由比较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主导型和工业主导型,由2005年的多个分散带转变为2015年的5大集中带。③2000—2015年,多种乡村发展类型发生了转换,按照数量比例,前6种转换类型分别为工业→均衡发展型、均衡→工业主导型、均衡→农业主导型、农业→均衡发展型、商旅→均衡发展型、均衡→商旅服务型,各转化类型在中国均有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地方资源条件的变化以及地区比较优势的转变使中国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在空间分布、变化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转换趋势上呈现出不同的规律。

关键词:乡村发展类型;县域;时空格局;变化;转型;中国

DOI: 10.18402/resci.2020.02.01

1 引言

乡村发展是指乡村由相对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进步与转化过程^[1,2],可以视为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内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改善、文化传承的良性演进过程^[3,4]。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4]中,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进一步强调了乡村发展的战略重要性^[5]。事实上,不同乡村在自然区位、社会经济与人文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6,7],与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各种因素在不断发生多种多样的交互作用^[8,9],进而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10]和空间形态^[11,12],而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需要匹配不同的发

展策略^[13]。当前对于乡村发展类型的划分主要集中于省域或地市级层面,如江苏省^[14,15]、安徽省^[16]、浙江省^[17]、山东省^[18]、徐州市^[19]等,以及区域层面,如东部沿海地区^[20]、长三角地区^[21]、京津冀地区^[22]、北方农牧交错带^[23]、黄淮海地区^[3,11]等,还缺乏从国家整体层面的统筹分析。

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分类指导”一直是中国不同尺度区域发展与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在全国尺度下划分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探索不同区域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呈现出的乡村发展类型规律和转换特征,对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县域层面研究中国的乡村问题,学术界已有多个应用案例^[15,20,23],可以更为全局地俯瞰中国乡村发展类型的基本格局,与相对宏观的乡村振兴

收稿日期:2019-07-10 修订日期:2019-09-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4196);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

作者简介:张正峰,男,山东泰安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E-mail: zhengfengzh@sina.com

战略更为匹配。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探究各种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布、变迁规律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趋势,不仅有利于识别区域乡村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分类的乡村发展引导政策,而且对加快城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市辖区除外)。由于全国行政区划历经多次调整变更,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本文统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http://xzqh.mca.gov.cn/map>)公布的2016年县级行政区划为准。截至2016年6月,中国大陆地区共有940个市辖区、363个县级市、1377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合计285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除去市辖区以及数据无法获取的92个县级行政单元,剩余1819个县级行政单元为本文研究对象,覆盖了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单元,地域类型多样,乡村发展阶段和特征具有差异性。

2.2 研究方法

对于乡村发展类型的划分,本文采用龙花楼等^[20]提出的方法,根据研究对象中某一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关系来确定,若某一产值占比超过相应全体样本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①,则判定该县域的产业结构以该产业为主导,进而确定乡村发展类型,这一方法在多个研究^[16,19]中得到了应用和验证。具体来说,根据产业占比情况,若某一县域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超过全国所有县域第一产业占比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可将该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定义为农业主导型,以此类推,可定义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不满足上述条件者,则可定义为均衡发展型。

研究数据来源包括2001年《中国县域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4]和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5]以及

部分县市的统计年鉴。根据中国各县域三次产业占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数据,确定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依据见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2000年与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及空间分布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各个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以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区划方案作为后文分析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该方案将中国大陆地区划分为八大社会经济区域,分别是东北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和大西北经济区。

3.1.1 2000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空间分布规律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乡村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快速转变过程中,资源、人口、技术等区域发展要素与产业重组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从表2可知,2000年,除均衡发展型占比超50%之外,其余类型的占比相差不大,其中工业主导型数量占比为16.86%,农业主导型的数量占比为14.93%,而商旅服务型的数量占比相对来说比较低,为11.35%。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1),工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较多,以分散分布为主要特征,并形成了黄河中游经济区南部、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3点扩散式集中板块,其中东部沿海经济区尤其是长三角区域最为集中(表3)。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由于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

表1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依据

Table 1 Indicator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乡村发展类型	2000年划分标准	2015年划分标准
农业主导型	第一产业比重 $\geq 51.40\%$	第一产业比重 $\geq 30.44\%$
工业主导型	第二产业比重 $\geq 48.15\%$	第二产业比重 $\geq 57.56\%$
商旅服务型	第三产业比重 $\geq 40.28\%$	第三产业比重 $\geq 48.01\%$
均衡发展型	其他	其他

① 在统计学中,均值加减标准差可用于反映一组数据中的概率分布情况,一般来说在均值加减标准差范围外的为小概率事件。在对同一年份所有县域单元进行相互对比时,由于产业“主导”是一个相对概念,若某一县域的某一产业产值占比超过当年所有样本的均值+标准差,表明该县域的该产业具有突出优势,因而可以划分为相应产业主导型。并且由于全体单元的产值占比是同步变化的,不同年份的主导型产业划分标准相同但数值会相应不同。

2020年2月

表2 2000年及2015年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占比

乡村发展类型	2000年数量占比/%	2015年数量占比/%
农业主导型	14.93	14.48
工业主导型	16.86	15.34
商旅服务型	11.35	12.89
均衡发展型	56.86	57.29

和四川盆地这些区域拥有区位和国家政策等先天优势,工业化快速发展,其中长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最为迅猛,其工业多以高精尖的工业产品为特色,故而这些区域工业主导型的县域分布最为密集。伴随着这些区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城镇工矿用地呈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大量耕地流失,其乡村劳动力多从事第二产业。

农业主导型的县域分布比较集中,呈现一大集

中带、两大分散带的分布规律。主要集中分布于大西北经济区,尤其是西藏和青海省的大部分地区,错落分散于黄河中游经济区北部,如内蒙古、东北等地,以及大西南经济区南部。这一时期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 and 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的耕地与林地较多的资源优势逐步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地区一般具有地形地势不甚平坦,且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较差的特点,乡村劳动力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多生产大宗、初级农产品。

商旅服务型的县域数量最少,分布比较分散,无明显集中带,但值得一提的是,其相对集中区域不在中国的东部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而较多地出现在了大西北经济区的东南部以及东北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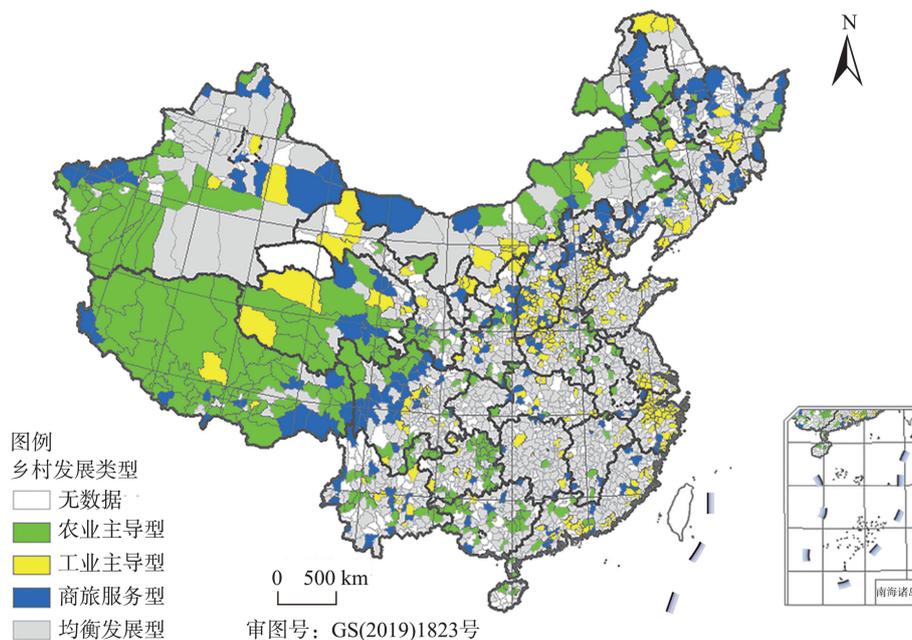


图1 2000年全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分布示意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in China, 2000

表3 2000年与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空间分布情况

Table 3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of counties in China, 2000 and 2015

乡村发展类型	2000年空间分布	2015年空间分布
农业主导型	一大集中带: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两大分散带: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北部、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南部	三大集中带: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
工业主导型	分散分布为主,三大点状集中带:黄河中游经济区南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	一大集中带: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众多分散分布区
商旅服务型	数量少,分布较分散,无明显集中带	一大集中带: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众多分散分布区
均衡发展型	数量最多,占比最大,分布广泛	数量最多,占比最大,分布广泛

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的部分地区。事实上,这些区域的商务、旅游及其他服务业并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但这一结果至少表明,相对于农业和工业而言,当地的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可能在其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优势显现。

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最多,集中分布在除大西北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大部分地区。其重要的集中分布带主要在中部地区,这一结果可说明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没有明显的主导产业,三次产业发展都比较均衡,既无显著优势主导产业,亦无特殊劣势落后产业,不过无论是整体发展相对落后还是相对超前,其三次产业齐头并进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未来具体发展方向如何协调需要视地方具体情况而定。

综上,从不同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整体格局来看,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乡村各呈三大集中分布带,东西对称分布,但农业主导型的县域主要在东至东南方向延展分布,工业主导型的县域则是在由西至西北方向延伸分布,二者遥相呼应。而商旅服务型的县域则呈现出由东北至西南方向的长轴

型带状分布,均衡发展型填充在上述集中分布带之间,占据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县域单元。

3.1.2 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空间分布规律

从表2可知,2015年,除均衡发展型县域占比仍超过50%之外,中国数量最多的乡村发展类型仍是工业主导型,占比达15.34%,其次是农业主导型,占比达14.48%,而商旅服务型的县域相对来说占比较低,为12.89%。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2),工业主导型的县域由分散分布转为集中分布,形成了黄河中游经济区一大集中带以及众多分散分布区,包括大西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以及南部沿海经济区。对比两期结果可以发现,黄河中游经济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继续保持了其工业主导的优势,而东部沿海经济区则多转为均衡发展型。这可能是由两大经济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一致造成的,东部沿海经济区凭借其先天区位优势,逐步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产业的均衡发展,工业主导型和农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有所减少,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占比增加约为1%,而黄河中游经济区则继续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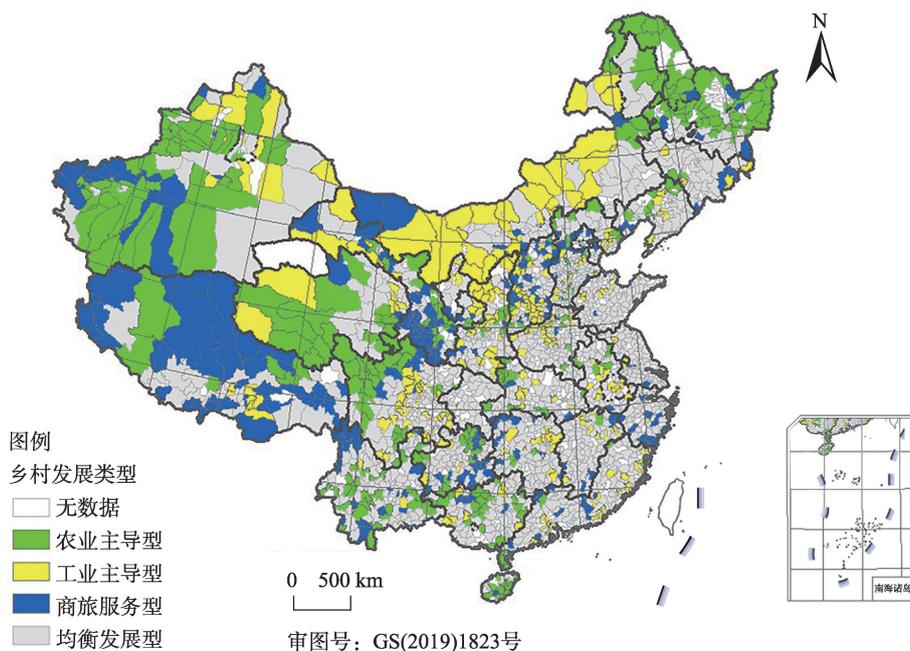


图2 2015年全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分布示意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in China, 2015

2020年2月

初步扩张路径,主导产业依然以第二产业为主。

农业主导型的县域开始出现了3个主要的集中区:一是东北经济区,该区域的一半地区都是农业主导型县域;二是大西北经济区,尤其是青海和新疆两省份的大部分地区;三是大西南经济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西北与东北地区受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大面积草地被开垦为耕地,同时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均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6];二是21世纪初期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政策,推动了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土地利用的变化。如“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生态退耕”政策驱动下的西部地区林地面积大规模增加,亦推动了区域产业的发展。

商旅服务型的县域分布仍比较分散,形成了大西北经济区一大集中带以及内蒙古、山西、河北交界地区、中国南部贵州、湖南、浙江等众多分散分布区。其主要集中区依然位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大西北经济区的西藏、甘肃等地,而沿海发达地区的该种类型的乡村比较少。可见由于区位条件的劣势,即便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依然没能发展成为优势产业,而从开发当地原生旅游资源角度出发的第三产业,相比之下便继续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点。

最后,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依然远远超过其他3类乡村发展类型且依旧分布广泛。除大西北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外,其他六大经济区的半数以上地区都是均衡发展型。这其中有部分地区可以解释为三产得到了均衡发展,是一种较为积极的

情形,另外一些地区则可能是因为三产的发展依然不甚强劲,且无明显优势产业,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状况。

整体看来,相比较2000年,2015年除均衡发展型的县域之外,其余的乡村发展类型都有一个由周边分散分布转为向中部收缩集中的趋势,其集中带较为“拥挤”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尤其是东南部的大多数地区的县域单元都以均衡发展型为主(表4)。

3.2 2000—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转换及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在分别探究2000年和2015年乡村发展类型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对比明确两期乡村发展类型数量和空间分布的变化,探究15年间4类乡村发展类型的演变趋势。

3.2.1 2000—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变化

2000—2015年,中国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在数量占比的变化上体现得不甚明显。具体来说,与2010年相比,2015年农业主导型县域的数量没有较大变化,商旅服务型 and 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有了小幅上升,而工业主导型县域的数量则有小幅下降,但所有乡村发展类型的数量占比变化幅度均在1.60%以内(图3)。

从各乡村类型之间的转换的数量比例来看,数量比例较高的前六大变化类型分别为:工业主导型转为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占比为9.23%,均衡发展型转为工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占比为7.51%,均衡发展型转为农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占比为7.06%,农业主导型转为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占

表4 2000—2015年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变化情况

Table 4 Chang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t the county level, 2000-2015

变化类型	变化数量	变化占比/%	变化类型	变化数量	变化占比/%
1→2	22	1.23	3→2	17	0.94
1→3	40	2.17	3→4	95	5.19
1→4	102	5.58	4→1	128	7.06
2→1	5	0.30	4→2	137	7.51
2→3	25	1.38	4→3	94	5.14
2→4	168	9.23	无变化	964	53.04
3→1	22	1.23			

注:表中1、2、3、4分别代表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1→2代表农业主导型转为工业主导型,1→3代表农业主导型转为商旅服务型,以此类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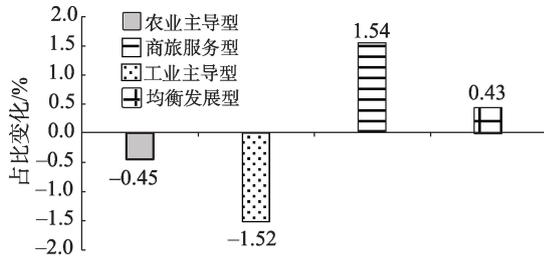


图3 2000—2015年不同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占比变化情况

Figure 3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2000-2015

比为5.58%，商旅服务型转为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数量占比为5.19%，均衡发展型转为商旅服务型的县域数量占比为5.14%。其他类型转换占比详见表4，从中可以发现某2种乡村发展类型相互转化的县域数量占比比较接近，这个比较对称的结果也恰能解释前文所述各类型的数量比例都无较大幅度增减的现象，即从变化的角度来说，各类型间的相互转化现象比较突出，但整体来说各类型占总体的比例均无较大变化。

3.2.2 2000—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2000—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发生了规律性的演化。其中，工业主导型的县域分布重心西移，由三大点状分布转为一扩

散带加一点状分布，呈现从东至西收缩的趋势。农业主导型的县域由三大集中带转变为四大集中带，整体趋势向北向东移动，西部地区的集中带北移的同时开始分散，而东北部地区的分散带北移的同时开始集中。商旅服务型的县域由从西至东带状分布转变为多个集中点状分布。整体趋势由东北至西南转移，规模扩大的同时，分布也开始变得更为分散，出现了大西北经济区这一新兴集中带。相比之下，均衡发展型的县域在两个时间点的分布都较为分散，无明显集中带，2000—2015年的分布演化趋势也不甚明显。

图4直观地呈现了2000—2015年全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变化及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全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变化由东至西呈现出六大集中板块，分别是东北经济区的均衡发展型转为农业主导型，内蒙古东北部的农业主导型转为工业主导型，内蒙古西北部的均衡发展型转为工业主导型，东部沿海经济区的工业主导型转为均衡发展型，新疆北部的均衡发展型转为农业主导型以及西藏自治区的农业主导型转为商旅服务型。另外，由农业主导型转为均衡发展型这种变化类型的县域数量虽然比较突出，但分布相对较为分散，无明显的集中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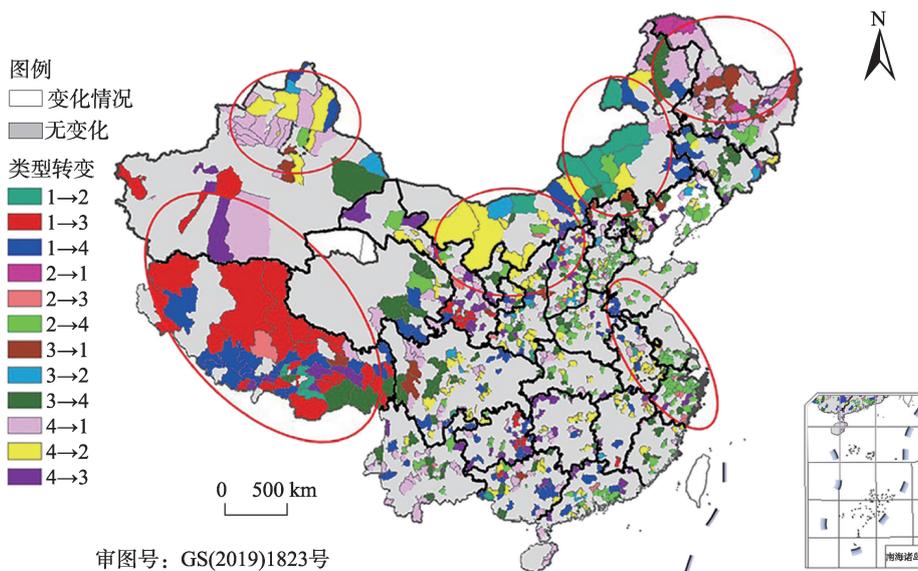


图4 2000—2015年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具体变化空间分布情况示意图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ecific chang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2000-2015

2020年2月

究其原因,这些变化除了与地方自然资源条件的变化、政策的调整和地区比较优势的转变相关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中国不断调整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总体的区域政策经历了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均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时期到20世纪末的向东部沿海倾斜的不均衡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后的区域协调发展阶段。可以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三大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着力推动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这四大板块的协调发展。研究中发现的上述6种数量占比较大的转化类型,亦可以结合地区资源特色和区域政策的调整进行解释。其中内蒙古东北部以及西北部的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转为工业主导型,以及东部沿海的工业主导型转为均衡发展型,可以解释为中部崛起战略及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发挥战略性优势的重要成果表现,两大区域的县域乡村发展都实现了优化转型;而新疆北部的均衡发展型转为农业主导型以及西藏自治区的农业主导型转为商旅服务型,则是在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退耕等战略的指引下,西部地区不断调整自身发展路径,发挥比较优势培养主导产业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由均衡发展型转变为农业主导型的变化过程,并不能直接反映东北老工业区振兴战略的成效,这可能是因为该区域原本的耕地资源优势较为突出,加之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的传统优势,农业增长速度依然快于工业的增长速度导致的。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2000年和2015年为研究时点,以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依据,将中国县域划分为4种乡村发展类型,探讨了各乡村发展类型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类型间的相互转换趋势。具体结论如下:

(1)对2000年、2015年两个年度中国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从类型数量上来说,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5年,全国均有50%以上的县域属于产业均衡发展型,其余的乡村发展类型按照县域数量占比的多少依次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从两个年度各类型数量的对比上

来说,由于存在乡村发展类型的互相转换,各类型的数量占比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动,最大的变动数量比例在2%以下,而其变化更多体现在各类型的空间分布上。

(2)对2010—2015年间中国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变化进行了分析。15年间变动数量比例较高的前6种转换类型分别为工业主导→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工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均衡发展型、商旅服务→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商旅服务型,各类型转换在中国均有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转换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中国不断调整的区域发展战略影响。

(3)2000年与2015年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呈现了不同的区域分布规律。15年间,4种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分布都呈现了由比较分散到相对集中的过程,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主导型和工业主导型。整体看来,2015年除均衡发展型以外的其余乡村发展类型都较为“拥挤”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尤其是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的县域都以均衡发展型为主。

4.2 讨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乡村正经历地域空间格局优化、社会经济形态重组以及城乡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转型过程。乡村发展类型的形成既取决于影响其发展的各类要素的变化,这些要素包括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两大类,涉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产业与就业、信息、科技、风俗等^[27],还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带动有关。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产业发展的目标与战略确定的首先应从宏观角度考虑地方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路径,同时重点聚焦加快结构转换升级,创新驱动新兴产业发展。从产业的角度将中国县域单元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 and 均衡发展型这4种乡村发展类型,并不意味着4种类型存在理论或实践层面的优劣,而是可以说明某一县域的产业结构和优势产业的情况。

对于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匹配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才是未来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的必由之路。

整体思路,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视角出发,笔者认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将是未来产业升级优化的基本方向。具体来说,对于农业主导型县域,应加强外援拉动,重点发挥其传统农业的优势,从政策层面指导其未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新型农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和农村的增收。对于工业主导型县域,在第二产业已经稍占优势的情况下,可强化内源带动作用,未来可推动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落后制造业的逐步淘汰和高端化升级,部分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还可考虑工业旅游业的发展。商旅服务型的县域多是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地区,未来应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在外援拉动与自身内源优势的共同驱动下,推进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配套服务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内落后地区旅游观光农业和地区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型的县域无论是发展相对落后还是超前,其三次产业齐头并进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多元产业协调发展优势,发掘培育优势重点产业。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龙花楼,刘彦随,张小林,等. 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45-1158. [Long H L, Liu Y S, Zhang X L, et al. Recent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145-1158.]
- [2] 李智,张小林. 中国地理学对乡村发展的多元视角研究及思考[J]. 人文地理, 2017, 32(5): 1-8. [Li Z, Zhang X L. 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and thinking of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in geography study[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5): 1-8.]
- [3] 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J]. 地理研究, 2011, 30(9): 1637-1647. [Li Y R, Liu Y S, Long H L. Study on the pattern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uang-Huai-Hai Reg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637-1647.]
- [4] 璩路路,李裕瑞,李琳娜,等. 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发展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10): 153-161. [Qu L L, Li Y R, Li L N, et al. Study on the types of rur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gro-pastoral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0): 153-161.]
- [5] 匡文慧. 新时代国土空间格局变化和美丽愿景规划实施的若干问题探讨[J]. 资源科学, 2019, 41(1): 23-32. [Kuang W H. Issues regarding spatial pattern change of national land space and its overall implementation on beautiful vision in new era[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1): 23-32.]
- [6] 谢臻,张凤荣,陈松林,等. 中国乡村振兴要素识别与发展类型诊断: 基于99个美丽乡村示范村的信息挖掘分析[J]. 资源科学, 2019, 41(6): 1048-1058. [Xie Z, Zhang F R, Chen S L, et al. Development typ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elements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6): 1048-1058.]
- [7] 张富刚,刘彦随,张濛文.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发展态势评价与驱动力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10, 25(2): 177-184. [Zhang F G, Liu Y S, Zhang Y W. Analysis of rural development state and driving force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0, 25(2): 177-184.]
- [8] 张佰林,杨庆媛,鲁春阳,等.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重庆市40个区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11, 31(9): 1539-1544. [Zhang B L, Yang Q Y, Lu C Y, et al.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and use change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ase: Forty counties in Chongq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9): 1539-1544.]
- [9] 程明洋,刘彦随,蒋宁.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J]. 地理学报, 2019, 74(8): 1576-1589. [Cheng M Y, Liu Y S, Jiang N.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in Huang-Huai-Hai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576-1589.]
- [10] 周扬,郭远智,刘彦随.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J]. 地理研究, 2019, 38(3): 467-481. [Zhou Y, Guo Y Z, Liu Y S. Areal typ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aths in rural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467-481.]
- [11] 董光龙,许尔琪,张红旗. 黄淮海平原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研究[J]. 资源科学, 2017, 39(7): 1248-1258. [Dong G L, Xu E Q, Zhang H Q.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Huang-Huai-Hai Plain[J].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7): 1248-1258.]
- [12] 杨忍,徐茜,周敬东,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17-1827. [Yang R, Xu Q, Zhou J D, et al.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ncient Village of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1): 1817-1827.]
- [13] 韩欣宇,闫凤英.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9): 156-165. [Han X Y, Yan F Y.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types recogni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29(9): 156-165.]

2020年2月

- [14] 朱彬, 张小林. 江苏省乡村性的县域差异时空分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5, 24(4): 539-547. [Zhu B, Zhang X L.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county differences of rurality in Jiangsu Province[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5, 24(4): 539-547.]
- [15] 张荣天, 张小林, 李传武.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J]. 人文地理, 2013, 28(2): 91-97. [Zhang R T, Zhang X L, Li C W. Evolvement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ity in Jiangsu Province on country scale[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91-97.]
- [16] 孟欢欢, 李同昇, 于正松, 等.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2): 144-148. [Meng H H, Li T S, Yu Z S, et al. Rurality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unty economy in Anhu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4): 144-148.]
- [17] 林敏, 章明卓, 陶姝沅. 浙江省乡村性评价及空间格局演变研究[J]. 浙江农业学报, 2014, 26(4): 1116-1121. [Lin M, Zhang M Z, Tao S Y.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ity in Zhejiang Province[J]. Acta Agriculturae Zhejiangensis, 2014, 26(4): 1116-1121.]
- [18] 李婷婷, 龙花楼.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J]. 地理研究, 2014, 33(3): 490-500. [Li T T, Long H L.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3): 490-500.]
- [19] 周玉玉, 马晓冬, 赵彤.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 34(6): 728-732. [Zhou Y Y, Ma X D, Zhao T.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Xuzhou City on town scal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3, 34(6): 728-732.]
- [20]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 [Long H L, Liu Y S, Zou J.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426-434.]
- [21] 张荣天. 转型期长江三角洲乡村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4, 35(2): 204-208. [Zhang R T. Assessment of rurality and analysis of spatial patter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4, 35(2): 204-208.]
- [22] 刘自强, 李静, 鲁奇. 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1, 30(6): 12-17. [Liu Z Q, Li J, Lu Q.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rural economic typ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1, 30(6): 12-17.]
- [23] 马力阳, 李同昇, 李婷, 等.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发展类型[J]. 经济地理, 2015, 35(9): 126-133. [Ma L Y, Li T S, Li T,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Farming-Pastoral Ecotone in northern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9): 126-133.]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County-Level)[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1.]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6[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 (County-Level)[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7.]
- [26] 刘纪远, 张增祥, 徐新良, 等. 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J]. 地理学报, 2009, 64(12): 1411-1420. [Liu J Y, Zhang Z X, Xu X L, et al.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2): 1411-1420.]
- [27]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 1019-1030. [Yang R, Liu Y S, Long H L,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of counties in China and historical change

ZHANG Zhengfeng, ZHANG Am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mining the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trac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cale and spatial layout of various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main method is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s of the three main industrial sectors in 2000 and 2015, all county-level units (except municipal districts) are classified into agricultural-oriented, industrial-oriented, business-service, as well a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ls. By means of spatial analysis in GIS,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of the countrywide rural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further connected the resulting pattern with the adjust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n 2000 and 2015 show different reg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use, the change of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s, and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2) During the 15 years from 2000 to 2015, the first six major change types (each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5%) are industrial to balanced type, balanced to industrial type, balanced to agricultural type, agricultural to balanced type, business and tourism to balanced type, and balanced to busines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ype. (3) As a whole, the concentrated belts of all types of development are more “crowd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y 2015, while the county-level units in most parts of the eastern region, especially the southeast, are dominated by balanced development type.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re complex. The pattern of chan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ly adjus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type of rural development; county unit; spatiotemporal pattern; change; transformation; China